

大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

陈 健 张 旭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历史条件。在实践中,落后国家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要吸收同时代资本主义积极成果进行跨越,就需要以参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为此提供了科学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的二重性,大国选择社会主义以维护独立自主,更容易凭借规模经济优势和经济集聚优势参与世界市场,可以更有效抵御资本掠夺性的一面。在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式上,从参与完整的世界市场到维护完整的世界市场并坚持全球化正确方向,从以投入驱动的方式参与到推动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参与,从引进技术、资金和设备到参与世界市场的运行和资源配置再到引起世界市场构成的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高度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

[关 键 词] 卡夫丁峡谷 世界市场 大国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发展格局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2.03.022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方向时提出的光辉设想,闪耀着深邃的智慧光芒。这个命题之所以重要,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能否跨越作了肯定性的探讨,揭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并非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而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性的一面。这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指明了科学的方向。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一种理论设想而提出的。理论先于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从实践上印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开启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征程。随着社会主义

革命在多个国家取得胜利,如何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跨越成为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作出了理论建构,而实际的跨越需要总结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深刻揭示了资本运动所包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的历史走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这也符合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历史规律。在当时,西欧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也是以西欧为背景的,相应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集中在西欧。而在东方的俄国,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但远未达到西欧的成熟状态,而在农村其特有的公社制度及其土地公有仍然广泛存在。出于对俄国农民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俄国社会主义者围绕俄国农村公社走向问题发生了争论,一部分人希望能够保留农村公社的特色并以此为基础过渡到社会主义^①,另一部分人则强调资本主义是俄国必经的阶段,农村公社解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此查苏利奇写信求教于马克思,1881年马克思在复信中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事实上,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进程套用到任何国家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次强调,剥夺农民和资本积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③。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上,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并不与这一一般规律相违背。马克思写到,俄国“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④。这段话是理解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出发点。首先,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存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俄国“生

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⑤。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就像西欧道路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无法跨越的阶段,由此,马克思批驳了孤立片面地看待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道路的片面性。其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结果必须是进入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利用的正是农村公社所具有的公有制特征。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实践中,在如何跨越中,会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以公有制为主体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点必须明确。不坚持这点,跨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回到资本主义,这实质上否定了跨越的可能性。马克思也写到,俄国“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⑥。这明确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和结果,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两个基本内容。

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有前提的,即存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是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利用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物质成就,“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不断暴露,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资本主义陷入总危机之下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地是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西欧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即将爆发革命的时刻,俄国农村公社具备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

① 参见刘怀玉《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7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4—57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8页。

历史性良机,马克思写道“‘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①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把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放到资本主义步入危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背景下加以综合考虑的,即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再推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再对落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支援和协作,推动后者顺利跨越卡夫丁峡谷,“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②。反过来,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俄国革命对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引导作用(这里俄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推翻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③。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俄国对西欧革命进行干涉的历史,期望俄国革命打碎俄国专制制度,从而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免于俄国干涉的良好环境。可见,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设想的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则首先发生在落后国家,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序幕,随后一系列落后国家相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依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俄国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继而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发展生产力“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④列宁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新发展,并在实践上为跨越卡夫丁峡谷开辟了道路。不过,落后国家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又

使得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的可能性出现了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先发生革命,那么落后国家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够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各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上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来作出总结。^⑤

二、世界市场与落后国家 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强调这条发展道路是一种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这种可能性。在马克思最初设想中,这一历史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危机,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此之前俄国与之相配合出现摧毁专制制度的革命。在后来实践中当这一条件未成立,是否意味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存在问题?如前所说,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具有两个基本内容,即存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跨越到以公有制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条件即西欧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援助落后国家实现跨越,这实质是落实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即存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便于吸收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时代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中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历史条件派生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所以相对来讲是次要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可能性和正确性就在于坚持这两个基本内容的同时对西欧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重新加以塑造。的确,西欧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将给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以有力的支援,但当西欧没有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是落后国家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只要落后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75页。

⑤ 参见袁秉达《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完善》,载《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家坚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两个基本内容,就能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

存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落后国家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在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落后国家怎么利用好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成为决定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这显然比原先西欧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再支援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要更加曲折和困难。一旦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发生,出于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景的恐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必然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与遏制。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追逐利润,实现剩余价值,资本的活动必然超出国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①。对于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只有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带来的交往机会,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必要的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才能尽快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原初设想的历史条件即西欧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但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仍有可能通过世界市场利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时代成就,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事实上,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中就明确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②。马克思的这一表述直接提及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后来者沿着马克思开辟的理论道路继续与实践结合,深化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命题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启示。

马克思对世界市场有着诸多论述,把世界市场贯穿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六册计划中,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也列入其中,“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③。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各个国家形成

了普遍的世界交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包括经济落后、后来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国家。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包括国际生产、交换、分配等方面,涉及资本流动、国际价值、世界货币等内容^⑤,其中资本在世界市场的扩张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等有关内容对经济落后国家具有重大影响。^⑥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世界市场获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成为它们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要途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就提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⑦列宁在实践中发扬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也在实践层面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跨越卡夫丁峡谷指明了方向。进入20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市场发展的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涵盖商品和服务的跨国交易,还包括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知识技术的跨国传播、人员的跨国交流、企业的跨国分布等。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实质,预示了经济全球化演进的趋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物质成就推动本国生产力发展,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奠定了理论基础。^⑧

就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而言,利用好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能够成功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没有成为现实,但这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⑤ 参见栾文莲《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85页。

⑥ 参见黄瑾《论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发展进程(19世纪50—80年代)》,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⑦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1卷第167页。

⑧ 参见赵景峰《经济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在一个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落后国家通过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从而获得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成就,就成为落后国家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下进行跨越的必由之路。要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要从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角度来看待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以及与此伴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世界市场下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复杂性。

三、世界市场中的大国社会主义

远在社会主义出现在落后国家之前,资本主义出于资本追求利润和不断增殖的本性,推动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不断把落后国家卷入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下,落后国家打破了原来的孤立的、地域性的发展状态,转而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强烈影响。一方面,由于各国交往日趋紧密,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到落后国家,落后国家也不需要把这些物质成就再重新发明一遍,这构成了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在资本的本性推动下,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输出资本和技术,重新组合原来沉睡的生产要素并在世界范围进行优化配置,推动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市场分工,这一切在客观上都有利于推动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马克思曾经写到,“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列宁也指出,“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②。这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具有历史进步性,对于推动后者的经济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是为了满足资本追逐剩余价值而形成的,资本的剥削性、掠夺性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面对处于弱势的落后国家,资本的统治力量只会更加强势,从这些国家榨取更高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有推动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但这并非资本的本意,相反资本的本意是使落后国家从

属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成为产品的倾销地、原料的输出地和资本的获利地,实质就是造成落后国家的依附地位。^③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对落后国家既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又具有剥削落后国家的一面。^④在这种二重性中,后者居于主导地位。推动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这种发展是相对落后国家原有的生产力状况而言的,但这又造成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依附性的发展,实际上往往受制于发达国家资本的统治地位,难以摆脱受剥夺的局面。对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二重性,落后国家的发展存在着两难,不参与世界市场的结果是不发展,但参与可能导致依附式发展。^⑤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一开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航海时代西欧国家的殖民地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殖民地的开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欧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那些被掠夺的殖民地则被洗劫一空。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开始进入垄断阶段,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操纵国民经济命脉,资本输出成为资本向外扩张的新的形式。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的典型代表,使资本的统治力量达到新的高峰,对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国家来说,垄断资本是更加强大也更难以抵御其力量的资本形式。20世纪初期,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和大萧条的爆发,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力量对落后国家的驾驭更是不断得到强化。纵观这段历史,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扩张和殖民统治,如何抵御其影响力控制力,是落后国家谋求自身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先保持独立自主,才谈得上加入世界市场,推动本国发展。这时,大国小国的区别就变得重要起来。显而易见,小国难以抵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统治力量,大国才具有抵御的可能性。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7卷第378页。

③ 参见[巴西]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0页。

④ 参见张宇《马克思与全球化》,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

⑤ 参见[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钰、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时写道,俄国“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①。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世界市场,但俄国保持了独立性,这不得不说与俄国的大国地位直接相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彼此矛盾的空前尖锐,导致一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突破。必须注意到,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恐慌,依靠大国的力量和地位,苏俄及苏联顶住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颠覆,使社会主义站稳了脚跟,如果不是大国,这是难以做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西欧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然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平等无私援助帮助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和跨越卡夫丁峡谷,这其中大国小国的区分是非实质的。但实际中社会主义革命先出现在落后国家,大国小国的区分就有了实质意义,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跨越卡夫丁峡谷也是如此。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期待俄国革命助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包含了对俄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对欧洲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了俄国的这种影响力,“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②。列宁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构想中,提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③。毛泽东也曾经谈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④从整体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建上,依照马克思恩格斯重点从俄国革命的影响角度论及俄国的大国地位,结合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家的相应论述,可以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后续构建提供重要的启示。

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落后国家面临发展的两难,落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局面^⑤而且落后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颠覆。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上,大国的重要意义再次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包围下,面对资本力量和世界市场的

二重性,大国更能够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先进成果推动自身生产力发展,同时更有力做到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同样,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颠覆,大国也更有力量冲破封锁,抵御颠覆。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成分,而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要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市场。列宁谈道“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⑥,“这个工作进行得愈快,我们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就愈有基础”^⑦。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局面,这是由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决定的,而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利用世界市场获得资本主义先进的物质成就。这里大国和社会主义在摆脱依附式发展上实现了有机统一。社会主义规定了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统治力量相对立的发展,也就是去依附,而大国有实力在吸收资本主义成果的同时,又具有去依附的底气。相对而言,小国由于规模有限,吸收的往往只是某些领域某些产业的资本主义物质成就,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对立面的角度来看,大国才更有可能全领域全方位吸纳资本主义整体物质成就,使社会主义经济及自身发展道路具有更广阔的高度和厚度,更完整地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所要求的吸收资本主义物质成就的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市场中,承担着尽快组织起所必需的资金规模、吸收资本主义物质成就、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使命,同时,公有制也是抵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力量掠夺和剥削、实现去依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76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⑤ 参见邱卫东《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背景下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时代新意》,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期。

⑥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0卷第25页。

⑦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0卷第107页。

的独立自主的发展的主要凭借。^①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参与世界市场, 吸收资本主义物质成就, 实现的就是列宁所说的使经济独立“愈有基础”。在这个过程中, 大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具有雄厚的经济力量, 更容易组织起大规模的企业, 发展道路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强。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往往伴随着周期性的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极大地危害参与世界市场的落后国家的另一种方式。小国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无力抵御的, 甚至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伤害而爆发比后者更严重的危机, 只有社会主义大国才有足够的定力和底气, 控制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伤害, 并做到化危为机、趋利避害。

阿明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本质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积累的需要, 而落后国家的积累只能是欠发达的积累, 由此提出与世界市场决裂是落后国家发展的首要条件, 任何与这一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政策必然会失败。^② 阿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世界市场基础上, 落后国家只有摆脱世界市场, 才能摆脱依附式发展。阿明的分析具有逻辑说服力, 指出了依附式发展的实质后果, 但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流于空想, 也与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基本内容不符, 实质上也难以对落后国家摆脱参与世界市场的两难境地给出答案。阿明的分析没有区分大小国。的确, 小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结局往往是依附式发展, 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工的某个片面环节。但与世界市场决裂, 带来的则是不发展。只有大国有可能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同时, 摆脱依附式发展的地位。

二战之后, 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并在冷战结束后掀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新高潮。二战后世界市场出现了若干新变化。一是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 各国开始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 再加上世界银行、国币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组织的设立, 世界范围向自由贸易体制的转向逐步确立。二是广大殖民地的独立斗争风起云涌, 获得了政治独立, 并赢得了发达国家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实施普遍优惠制。三是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原来的产业间贸易被产业内贸易以及产品内贸易逐步

超出, 这不仅极大扩展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范围和深度, 而且使得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全球分布成为二战之后世界市场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现象。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 作为其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在战后成为世界市场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二战以后世界市场的新发展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 在国际范围转移和引入生产要素, 实现更高的剩余价值而引起的。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 这不仅包括各国依据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选择优势产业参与国际分工, 也包括各国在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二战之后世界市场的新发展对落后国家具有较之前更为有利的一面, 这在以上提到的四点都得到反映, 尤其是广大落后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 摆脱了殖民统治枷锁, 也摆脱了原有殖民统治下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全然受制于人的局面。产品内贸易的发展和服务贸易的兴起也使落后国家有机会开始摆脱殖民统治时期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的地位。跨国公司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 也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些技术和管理都是针对可参与世界市场的某个产业或产业内生产环节而具体定制的, 这对落后国家来说是吸收资本主义物质成就而取得发展的有利机会, 提高了参与世界市场的收益。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兴起后, 信息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各国更加高效参与产品内贸易, 参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从而加快本国发展步伐提供了外在的机遇。

但同时, 发达国家资本对落后国家剥削和控制的一面也依然存在, 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上的整体优势地位。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国际价值链的高端, 掌握着尖端产业核心技术;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业链往往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 仍然处于为发达国家打工的地位, 整体的依附状况并未改观。发达国家

^① 参见鲁品越《国际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阶段——立足唯物史观对“中国奇迹”的解读》,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② 参见[埃及]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 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家西方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旗号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虚拟资本的操作运行,不仅直接榨取了超额利润,还屡次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制造金融海啸,将后者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资本力量和世界市场的二重性在二战后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都变得更加极致:一方面,发达国家转移自身落后产能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管理经验输出对落后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和产业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力并未减少,甚至更加强大,将发展中国家整体纳入国际范围的剩余价值生产,并攫取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落后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获得发展上存在的两难,在二战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也依然存在。二战后部分发展中国家试图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政策,但由于脱离了世界市场并走经济的自我封闭的循环而效果不佳。而参与世界市场又意味着受制于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于世界,发展中国家为迎合这种自由化立场只能无原则地开放市场,放弃对本国重要产业的政策支持。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了资本的世界积累服务的^①,发展中国家则被笼罩在经济全球化之网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指导原则之下,难以改变依附式的发展。

要对落后国家参与世界市场存在的两难进行破题,社会主义大国的存在是必要条件。大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选择,大国的规模和实力则为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同时利用世界市场二重性中有利的一面并抑制其不利的一面提供了基础。大国相比小国具有诸方面的优势。一是具备更加厚实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本。小国参与国际产业链往往只能集中在个别焦点上,面对全球范围规模的产业链,尽管可能具备局部优势,但对国际产业链往往难以形成反向影响力,只能是安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安排而难以主动向上攀爬价值链。即使其在产业链的单个节点上利用世界市场形成规模经济,甚至实现价值链攀爬,但仍然要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和产业技术而存在。大国形成的规模经济则具有更强优势,在价值链攀爬上具备更多的本国工程师红利也更具有自主优势。大国还可以形成参与产业链多个环节甚至形成全产业链的巨大优势,并形成较大的

反向影响力,不仅是某个产业,在产业齐全度上大国也具备先天优势,这为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更积极有效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并形成有效反向影响力和制约力提供了有效路径。二是具备广阔的国内市场,支撑本国经济的独立地位。小国国内市场有限,对外部市场会产生较大依赖,容易失去对市场的主导权,因而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全面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市场规则。大国本身市场广阔,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支持自身的独立发展,甚至可以影响到世界市场。大国基于自身规模和实力,更有能力抵御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既能避免像小国那样只能去无原则地迎合,而同时又能够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世界市场。此外,对待金融资本也是如此。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小国只能选择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和资本自由流动,大国则可以有力自主选定开放的选项,正确选择开放的顺序和路径,有效避开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而且在开放的世界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成为周期现象,开放的小国往往只能被卷入经济危机的洪流之中,社会主义大国则可以利用自身广阔的回旋余地最大限度避开世界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收购外国技术和资产来发展壮大自身。

四、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实践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世界市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道路先后出现了苏联和中国两个代表性国家。苏联和中国都是大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都建立在大国地位的基础上。苏联在其成立初始,通过新经济政策,利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经贸合作,积极恢复国民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世界市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初步验证。正是在大国地位基础上,利用资本家对撬开其巨大市场的兴趣,苏联成功地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分化了资本主义力量,同时又保证了这种经济交往是独立自主的交往,与那种依附式发展有本质的不同。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

^① 参见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思想,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改为建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式上,苏联计划经济主要出口粮食和矿产资源,换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在国内经济运行上,取消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合作方式,改为国有和集体经济在国内的封闭运行。在苏联进行工业化建设时期,恰逢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这为苏联以较好的条件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创造了时机。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影响,相反其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建设日新月异,与大萧条下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后,苏联及一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构想,斯大林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①。在冷战局势以及平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一个总体上封闭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隔离的经贸圈。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角度看,当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仍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的必要性仍然是存在的。虽然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仍然参与世界市场的活动,比如,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设备,但这种做法实质上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有类似之处,都是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形成了新企业,但不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而是自我封闭运行,这往往容易导致自我封闭和落后。参与世界市场不仅要着眼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更要着眼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这样做,除了引进技术设备,参与国际分工,也能够更多吸收资金,更充分发挥本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利用世界市场来充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且,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是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促使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效率的改进。因此,作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参与世界市场决不仅仅只是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而应该是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通过参与世界市场来跨越卡夫丁峡谷,重要的是要参与完整的世界市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市场,优化本国资源配置,发挥本国的比

较优势并形成竞争优势。苏联“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做法割裂了世界市场,其实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践行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发展道路,这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参与世界市场融汇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进程中,中国参与和利用的世界市场是完整的世界市场,而完整的世界市场又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充分结合起来。中国参与世界市场不仅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以大国地位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利用世界市场改进资源配置,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塑造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从而完整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市场视野下的落后国家跨越之路的内涵,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意义。^②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在参与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和完善,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乘势而起,成为落后国家跨越式发展的范例。回顾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两个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典型遵循了这两个基本内容,从而充分证明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真理性,是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成功转化为实践的光辉典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中国以积极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社会主义大国地位维护独立自主,同时享有参与世界市场的优势,避开一般落后国家参与世界市场面临的两难境地。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和新技术革命加持下,本轮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资本、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空前广泛且频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充分发挥人口资源优势,承接西方及东亚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产业转移,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成为海外投资的热土。当今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① 《斯大林文集》第620页。

^② 参见欧阳峤《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载《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流入国。事实上,100多年前霍布森在论述帝国主义体系的世界后果时就曾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这里有四亿勤劳而且聪明灵巧的劳动人口,……这样一个充分具备为将来内部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生产力的国家,将转而反对它之前的教化者,摆脱对外国工业援助的依赖,它能够在自己的市场上廉价出售商品,继而扩展至国外市场去。”^①霍布森讨论帝国主义在世界扩张中在亚洲的回响,基于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古老东方大国得出了这些推测。

中国利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产品内贸易迅速发展和产业链全球重构的机会,凭借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工业基础,以大国具有的产业配套优势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提升产业链水平,向国际价值链更高层次迈进,进而实现全方位的产业升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鲜明体现了参与世界市场的深刻意义,即不仅引进技术和设备,还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自身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优化本国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并促进技术进步。社会主义大国参与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还具有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优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是率先站稳脚跟实现复苏。习近平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保持正常运转,不仅迅速恢复了国内经济,还为世界各国输送了大量抗疫物资和生活用品,再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大国为依托,对参与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必将面对的危机冲击具有强大的抵御能力。

中国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被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同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世界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是一致的。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要推动内外贸易市场一体化高标准建设,实现国

内国际市场的充分接轨,在更高层次上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世界市场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作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政府不仅调控市场缺陷,推进产业升级,还着力发展民生事业,推动共同富裕逐步实现,并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和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同时,在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也不断发展壮大,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利用市场推进自身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的转变,获取发展的资金和要素,实现对上下游产业的引导力和对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控制力。开放环境同样也有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范围吸聚和配置资源并布局市场,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必要且有益的,中央提出要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最新成果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进而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且理论和实践都与时俱进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当他们把视线转向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假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和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是同一条道路^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下的实践,理论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跨越卡夫

① [英]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4—275页。

②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载《求是》2020年第21期。

③ 参见丁堡骏《中国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载《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丁峡谷的理论体系。

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其现实的路径选择必然是参与世界市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发展也要在涉及以何种方式参与世界市场上提供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时,我国强调放眼世界。毛泽东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①,“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②。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中国打破封锁参与世界市场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经贸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上,毛泽东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既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同时又要利用和学习资本主义好的部分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化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作了奠基性贡献。在参与世界市场方式上,这一时期主要着眼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对外开放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③,“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④。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提出以“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进一步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对外开放建立起了内在联系,这说明对外开放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式发展为参与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讲话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在对外开放形势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作出了新的里程碑式思想贡献。

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引进来、走出去”,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形成了欣欣向荣的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五大理念的新发展理念。高质

量发展将原来的发展的总量问题转为结构问题,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原来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新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发展理念解决的是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通过以制度型开放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体制,使国内外市场连为一体,以高标准市场制度和大规模的市场容量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动能的释放,进而推动中国从原来主要依托比较优势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转换为塑造竞争优势来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跨越卡夫丁峡谷所着重的利用世界市场从优化本国资源配置进而实现比较优势,转变为要着重利用世界市场推动本国创新的进步进而实现竞争优势。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又一个里程碑。它使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所着重的利用世界市场推动本国生产力发展,有了与时俱进又对实践具有高度指导意义的新的着力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进入了新的阶段。

2020年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⑤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外需的拉动作用在边际上递减,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树立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意。而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新形势新阶段下跨越卡夫丁峡谷也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进程产生质变的推动作用。在原来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国作为大国,在利用规模经济和经济集聚上具有巨大优势,但制造的产能依靠外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⑤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载《求是》2020年第21期。

部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诸多技术也依靠输入,相当一部分产业链还依靠外国跨国公司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仍没有完全去除依附式发展。当然,相比小国,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是完全有实力和底气的,这些问题对中国而言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依托大国地位逐步解决的问题。完全实现去依附的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出发点^①,也是以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目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为此提供战略基石。^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③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的则是要使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通过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重,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能够成为高标准的内外一体的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主要增量成分。世界市场自形成以来一直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其凭借的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占据国际产业链高端,以及规模巨大的内部市场。发达国家利用其市场规模制定对自身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诱使落后国家陷于低端产业并打压其产业升级,从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资本对参与世界市场的落后国家统治和剥削。落后国家要么不发展,要么依附式发展的两难局面之所以形成,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构成上占主导地位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拥有世界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依托这一超大规模市场,中国可以使世界市场的构成发生质变,提高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参与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吸引全球要素,增强对其他国家的磁吸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方向,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体制也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参与的是完整的世界市场,而且坚定维护世界市场的完整性,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必将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作为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塑了世界经贸版图,在历史上首次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

了世界市场的构成,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出现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而言,跨越卡夫丁峡谷只有通过参与世界市场才能实现,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市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参与者,这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进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极大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涵,而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指导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相一致,每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新的飞跃,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产生新的飞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发展的角度,可以印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最新发展和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之无愧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陈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王潇锐)

- ① 参见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 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载《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 ③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major plan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 his important statement that eco –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major pol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mission and purpose of the Party and major social issu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His important statement on the six major principles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in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ll fully manifest th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which is highlighted in Xi Jinping’s thinking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Historical View

Han Zhen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follow the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establish a great historical view , and understand history , the times and realities with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view we are referring to is 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 , i. e. the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view. It requires us to observ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longer historical period , observe specific events in a broade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 in a broader field , and think about problem – solving strategies with a greater systemic view , overall view and strategic way of think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 through diverse and complex historical phenomena , grasp the essential values and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the main them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 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 understand the movement of contradictions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human history , stand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Path of Great Powers: How to Leap over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Chen Jian & Zhang Xu

The idea of socialism leaping over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proposed by Marx and Engels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that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occurs first in the capitali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practice , backward countries carry 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first , and they must absorb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o leap over the Caudine Forks. To achieve this , they must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market dominated by capitalism. The Marxist world market theory provides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is.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has the dual natur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lundering the backward countries. When a great power chooses socialism to maintain independence , it is easi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market by virtue of its advantage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 , and it can also more effectively resist the predatory side of capital. In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market ,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lete world market to upholding the complete world

market and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globalization ,from input – driven engagement to driving innovation – driven engagement ,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 capital and equipment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oper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world market , and then to causing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orld marke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to a great extent ,drawn o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 and Engels’proposition about leaping over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w Trend and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iu Fengyi & Qu Jiabao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way of life.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led to a new trend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constantly involving social life that is outside market relations in the “market vortex” ,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mmodification in the fields of information ,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 public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life is not only a consequence of the accumulation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but also a new way of accumulating capital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remain unchanged ,the new trend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ill not elimin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but will further aggravate the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us creating a new dilemma of consumption and making problems such as income gap and labor exploitation more serious.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we must start from meeting people’s need ,and tak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mak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tronger ,better and bigger. We must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 – functioning government ,and better appl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under the premise of staying focused on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and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 – public sector on the other.

英文摘要审校 童孝华